

我的夢想——悅讀人生

方乃青

文學類

大專社會組

小時候我不喜歡上學，因為我有聽力障礙，聽不清楚老師在說什麼，而且我的發音因為聽障的關係不是很標準，在那個特殊教育不普及的年代，同學會嘲笑甚至故意模仿我的腔調，老師也不知如何幫助聽障學生。我還只是一個小孩，無法應付這股令人不舒服的感覺，於是我害怕上學，害怕面對人際關係，它讓我掉進無止盡的惡夢迴圈，無法抹去。

在成長的過程中，我常對自己的認知感到困惑。六、七〇年代人們還不了解特殊教育的意義，也沒有所謂的「同理心」。從我三歲大病一場後，耳朵被醫生判定失聰那天開始，我就被掛上了「聽障」這兩個字。因為聽不到別人說什麼，我常露出茫然的表情，於是在我身上的標籤又多了智障、白痴等字眼。童年的我常為這些名詞而難過與自卑，父母始終是我人生最堅實的堡壘，他們帶著我南北奔波學了很多年的口語訓練、學習讀唇，並且一字一句的不斷糾正我的發音；在多年以後，我仍常想起孩提時，自己仰著頭望著我媽媽站

在車站下牽著我的小手的身影，是如此瘦弱卻又如此剛強。

雖然在普通學校就讀，但只要我一開口，奇怪的腔調仍足以讓同學及陌生人投以異樣的眼光，甚至質疑我不是台灣人，從小到大我已被問到這個問題無數遍，解釋無數次卻只換來不解與歧視的表情。我感到很不自在、不快樂，多年來我一直逃避現實，逃避我是聽障的事實。

因為本身奇特的口音被嘲笑怕了，後來我總是把戴助聽器的耳朵蓋在頭髮下藏起來，假裝自己是正常人，但因為聽不清楚別人說什麼，我難以與別的孩子玩成一片，每天都趴在教室的桌前失落著；於是父母買了很多故事書、童話繪本安慰我，每天放學後我都窩在房間裡看著一本又一本的《灰姑娘》、《白雪公主》和《小紅帽》。從國小開始我的休閒生活大部分就在閱讀裡度過，古人說書中自有黃金屋，我的房間氾濫著滿滿的書，我陶醉在自己的黃金屋裡，不用擔心其他的打擾。

猶記得下課時我坐在學校圖書館的一角，翻著《紅樓夢》、《水滸傳》，不是很了解書裡說些什麼，只覺得故事的角色刻畫細膩有趣，穿插著精美的插圖，不知不覺也讀了許多文學名著。我喜歡在鴉雀無聲的圖書館裡看書，沉浸在書海裡，書中的至理名言讓我對這個世界有更多的想法與看法。我喜歡讀書的那份自在，除了空氣流動，人與人之間沒有也

不需太多的交集，這裡是一個沉靜的地方，是我想逃離外在的環境時最好的藏匿處。

我常去的公共圖書館大約分三層地方，二樓是很吵的兒童室，三樓是期刊及閱覽室，就是借書與看書的地方，我很喜歡那裡，大家安靜的翻閱雜誌或報紙，沒有人會去管旁邊坐的人是誰；而四樓就是自修室，一個安靜到不行的地方，裡面沒有書，只有一排排冰冷的桌椅，是讓人來認真念書的。每到週末假日我就泡在圖書館裡看書看到樂不思蜀。升了國三，面臨聯考季節，國中生、高中生都會跑到圖書館搶位子讀書，有時我去晚了，位子都客滿，只好到別樓層晃晃，發現閱讀室有一些介紹身心障礙的書籍，於是那段時間我讀了很多有關於聽力障礙的書，也曾經熱衷學習手語，我還買了四本手語書，心想著有一天如果我遇到了同類，可以用很酷的手語與他們交流；但我後來其實才發覺，正常人說我是聽障，聾人朋友卻說我是半聽人，但我講的話跟聽力明顯就是和一般人有落差，聽到的聲音是如此不真實，我仍一輩子融不進聽人世界，我不知該將自己歸屬於聽人或聾人團體，我找不到我的定位，在搖擺之間痛苦著，徘徊於兩個世界之間無所歸屬。

高中時，張曼娟是我認識的第一個小說作家。陸陸續續看了她的幾本小說，流暢的文筆和精采的故事內容深深地吸

引著我。此外蕭颯、廖輝英、李昂、朱天文、平路等的文章書籍更是我下課時跑到圖書館借書的首選，上課常常是老師在講台上諄諄教誨著，而台下的我卻是隨著故事的情節起伏悲喜著。我開始模仿一些作家的風格筆調，寫了許多文章，也偷偷投稿到許多報社，偶有作品幸運刊登在報紙、雜誌上，同學們無不露出訝色的眼神看著我，那陣子真是我人生最快樂的時光，因為我從閱讀與寫作中找到了自我肯定的價值，原來我也能找到一個舞台讓自己發光。

上了大學，因為課程的需要，要接觸到很多的專業書，我認識了一個在圖書館打工的男孩，我跟著學習到圖書如何分類，訓練自己能在很短的時間內不靠電腦或資料查詢就能找到想要的書。可是說實話，當時這些專業書讀來真的不知所云，但為了能順利畢業，還是咬牙硬撐著把它們消化看完。現在想來它是我閱讀生涯唯一的一段不太美麗的回憶。

出社會了，因工作需求，到圖書館及書局晃晃的習慣仍沒有變。在職場上因為聽力障礙帶來的不便，我曾受過不少責罵，因為我的外表與一般人無異，同事也不覺得我是聽障，於是產生許多誤會，我很常被罵大牌，因為同事叫我不回應；也常雞同鴨講，或被批評裝聾作啞。我的腦海又開始浮現小時候的噩夢，感覺好像這輩子我註定要活在溝通不良的誤會中，聽某些人講話怎麼總是令我心力交瘁，「用力」聽到最

後的結果總是精神渙散，頭痛欲裂。

或許對於失聰的人來說，我能開口說話已經很好了，所以我努力調適被責怪或無法參與交談時難過的情緒，我不能奢望每個人都能了解；為何已經叫那麼大聲、說那麼多次了，我還是沒有回應、還是聽不清楚。很想期待他們多一些體諒和耐心，但彷彿都是奢求。我也很想聽得到啊！若是聽得見，我不會在這個討人厭的氛圍中，讓自己的情緒這麼無奈這麼悲憤。因為太擔心了，所以不敢拒絕別人，因為怕失去，所以習慣忍耐傷口，在職場上我工作更加地認真，對於長官的要求都全力以赴，盡力做到十全十美，漸漸地我受到上司的肯定，甚至獲得不少工作楷模等獎項，可是我越來越感到空虛和疲憊；獨自在異鄉工作的日子，我租屋而居，隔一條馬路的租書店成了我下班的最佳去處，小說是我最好的朋友，它在無數個夜晚撫慰了我內心的孤寂。

後來誠品大型書店剛成立時，它創新的風格讓我驚艷，每天下班後就跑到誠品書局看書、買書，書局裡完善的設施更讓閱讀成為一種享受，它提供多元化的服務，除了各式各樣的書籍之外，音樂、畫展及咖啡香也包含在內，誠品舒適的環境讓我有回家的感覺。

閱讀在我生活中已成為習慣，閱讀是一件很美好的事，我細細咀嚼回味書中的句子，漸漸能體會出自己對那事理的

看法、新的角度。長期以來我因為害怕異樣的眼光，因為討厭被憐憫同情，所以我以偽裝來欺騙世人，逃避直視自己的殘缺，我感到痛苦的癥結點並不在於聽不到，而是聽不到卻要假裝聽得到，如果繼續偽裝失聰的缺陷，我還是會在因失聰而導致的無助和挫敗中不斷受傷，我必須要克服對聽力殘缺的自卑，才能真正活得坦蕩。

許多時候其實我是一個幸運的人，當我身心遭遇挫折與難關，總會有人適時拉我一把，或是突然心思清明，內在有股堅定的力量支持著我。我花了很多年的時間才發現，所有令我感到困惑的矛盾實際上都有其意義。因為耳朵聽不見，遭遇過不友善的對待，但家庭的溫暖彌補了我內心中那一份孤單，父母用濃烈的愛，庇蔭著我的脆弱。不論我變成什麼模樣，父母給予我的愛永遠不變，父母辛苦的養育我，即使我是個殘缺的孩子，我仍是父母心中的寶，永遠不嫌棄我。而我對父母最好的回報就是努力面對，好好的過日子，不讓父母擔心煩惱；這個發現讓我如釋重負，放下心頭多年的苦悶！

我在一個不戴助聽器的世界裡，像在看一場沒有字幕的默劇，全世界都在比手畫腳，我無法走進別人的風景，也沒有人察覺我的軟弱。但我不孤單，閱讀對我而言，就像在黑暗中點燃一根蠟燭，讓我看到生命的意義，不會像過去從自己狹窄的眼光看人生百態，也看到自己過去所看不到的種種

過失，放下許多過去偏激的想法，也建立了更坦然樂觀的人生觀。啃食多年的精神食糧，讓我在心理上以及遇到外在的總總，會很快的思考釋懷，在處理事情上會用更多想法來開導自己，這是我認為自己有所改變的地方。

如今我已至不惑之年了，回頭閱讀自己的人生，腦海許多記憶掠影而過，我發現我的夢想原來一直都在，只是有時好像遙不可及，其實又近在眼前。我曾想著我的餘生能找到一個地方，有大樹、有陽光、有花香，還有一間蓋在樹上的小圖書館。這間小書店樹下有電腦、電視牆、自動借還書機，不需要任何語言，樹上有散文、小說、創意、勵志、旅遊、美學等與生活有關的書籍，也有收購與銷售二手書，我站在書櫃前細心地整理書本，讓每位客人翻閱二手書時，都能像看著新書一般的開心。我的書店陳設簡單又溫馨，給客人「舒適的家」的感覺，希望自己有能力的開書店時，能把這樣的空間分享給愛書人。

開書店的夢想浮浮沉沉，回顧我的心路歷程，在艱難的人生角色中，從掙扎走到安然的過程，閱讀的力量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。生命的轉折很奇妙，往往到了最後，我們才發現老天給我們的磨難其實不是災難，而是最珍貴的禮物！回首來時路愈走愈順，那是一種心情的轉變，過往種種都是成就今日的歷練。